清初各边疆大臣奏折底稿

鲁波点校

[**按**]本书是清乾隆年间毓奇、福康安、鄂辉等大臣奏折底稿抄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原书共收奏折底稿五件,这里只选三件,对研究清代前期政治、经济和清王朝的统治政策有一定价值。

毓奇在乾隆四十八年至五十四年任清王朝漕运总督。这期间,他多次具折陈事。这里所选的是他众多奏疏中的一件,对我们认识清代前期的漕运有一定帮助。

福康安等《请募熟番补屯丁并陈善后诸事疏》是在乾隆五十三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失败后,上奏乾隆帝的。奏疏的要旨在于"习戎事,除奸民,清吏治,肃邮政"(《清史稿·福康安传》)。因此,这件奏折对我们了解清政府镇压林爽文起义,及此后所采取的措施,均有直接的帮助。

据《清实录》,鄂辉等人的奏稿是在乾隆五十四年六月上奏乾隆帝的。奏疏中详细地叙述了清政府在击退巴勒布入侵后应在西藏采取的措施,对我们研究当时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一件　毓奇奏折底稿

漕运总督臣毓奇跪奏,为敬陈漕务事宜仰祈圣训事。

窃臣仰蒙皇上天恩,畀任总漕重寄,数年以来,屡荷圣慈指示。凡攒运培丁各事宜,无不勉力遵循,次第料理;而其中有今昔异宜,必须斟酌变通,务期复实调剂者,谨就臣管窥所及,为我皇上陈之:

窃照漕粮米色,为国计所关,例须乾圆洁净,庶可历久储积。前于乾隆二十四年,江苏漕粮因被风潮,米色未纯,钦奉谕旨:"米色乾洁,堪以久贮者,许其通融交纳,红白兼收。不得援以为例。"又浙江米色,亦难久贮。复奉旨:"以仓储关重大,逾格邀恩视同常,将来势必至无所底止。此次暂准另仓收储,嗣后务一例乾圆洁净,不得滥行呈请援例兑收,以致折耗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于体恤民隐之中,仍寄慎重仓储之意。上年苏浙两省因霜信早寒,米色未能全纯。复经各该抚臣奏,蒙圣谕无事苛求,此乃出自皇上逾格鸿慈。而年岁偶有不齐,原非可一律而论。在各省督抚大员,深受天恩简任,断不敢稍存欺饰。第恐不肖州有所藉口,遂滥收潮杂之米,率意兑交,而胥吏人等,复从而舞弊作奸,均不可不防其渐。臣查米之红白,本乎天时;而米质之乾潮,由乎人力。如果各州县平时查看仓廒,认真修理,而于徵米时并无浮收,仅令将筛煽洁净之米照数交纳,在小民实在乐从。及上仓以后,再加随时查看,设法晒晾,则兑运之米,必不致稍有潮湿,庶运贮京仓,可以历久积贮。即旗丁领运在途,亦得免霉颗折耗之虞。伏恳特颁谕旨,敕下有漕各督抚,嗣后务须督饬各州县,徵乾圆洁净之米交兑运通。遵照乾隆二十四年原奉谕旨,不得擅行援例陈请,即偶尔遇水大失调之年,亦必竭力风筛晒晾,并令各该州县出具,并无潮米甘结,由各粮道加结申送臣衙门存案。总期米皆乾实,永无潮嫩之弊,庶可

存仓久贮，实于天储丁力，两有裨益。

至于江南省江淮、兴武二卫所属旗丁，有运丁、快丁之别。运丁管驾漕船，快丁向不签运。嗣因该二卫运丁并无赡连屯田，于乾隆二十三年，经前漕臣杨锡绂题准，运、快一并勾签。随经两江总督臣高晋以快丁不谙驾运奏明，准令快丁缴贴运费，给伍丁代办，每年应贴给银一百三十两。如船逢大造之年，贴给银三百两。若遇风火事故，即责成代办之丁赔补，与快丁无涉，历年遵行在案。在立议之始，原属两得其益。无如近年以来，快丁有贴费之名，而运丁未收贴费之益。频年拖欠，催交不齐，盖缘快丁分隶各州县管辖，非卫守备所能徵催。而各州县以无关考成之事，亦未能认真催解。其中奸丁抗缴，以及书役侵蚀，均所不免。臣叠檄严催，并行令江安粮道彻底清厘。据报查明，节年快丁贴费银七百七十余两，其本年应缴贴费除已完外，尚有四千三百余两未经交给。似此年复一年，则代运之丁疲累日深 ，恐致有船无丁，亟宜立法整顿。查江西、湖广等省应徵余租津贴银两，前因催交不前，经臣奏准部议，照正项银粮例开报，经徵考成议处在案。今江淮、兴武两卫快丁应交贴费，关系济运，实与余租、津贴无异，相应请旨。嗣后江、兴二卫快丁贴给 运造丁费，即照余租之例，责成该管州县实力催交，定限以州县奉到粮道题签快丁之日起，限于帮船开行过淮之日为止。即旧签贴运之丁，按年交贴者，亦以开行过淮之日为止，由粮道提催齐全解至淮安盘粮厅，当按名散给。如所交贴费未能按限全完，即查明经徵州县已未完分数开参。其欠交贴费，即令经徵不前之各该州县先行垫解，以凭济运。如此严定处分，则州县自顾考成，可免膜视，而丁船驾运有资，无虞疲乏，实于漕政有裨。如蒙俞允，即自今冬新运为始。其节年各丁旧欠银两，一并勒限，分年追给，以资挽运。

再各省运丁例支月粮米石，除江、广两省向系合支折色外，其江苏、山东、河南并浙江之杭、嘉、湖三府属各帮，均系半本年折支放。惟江南省之江淮、兴武二卫军船十八帮，应支本色月粮，例派上江之徽宁滁和池广等府州属支领，于康熙二十八年，因该府县地方不通水道，支运维艰，题准改折，每石定价银八钱解道放给。又浙江省之宁波、绍兴、台州、温州、处州、金衢、严州等卫军船十二帮，例支月粮始于顺治十三年。因八府不通舟楫，题照时价徵银解省买米给军，复于康熙十年照灰石价折价，每石一两二钱徵给，是以各该帮军丁所领月粮，虽有一半本色之名，实则全支折色。在从前定议之始，按时折价，原敷买食，迄今百余年来，圣朝休养生息，生齿日繁，米价昂贵。所领一石之价，仅敷买数斗之粮，该帮丁等均系挽运正供，而本折不同，未免日形疲累。若令各州县改徵本色，虽非额外加赋，但小民之输纳相沿已久，未便更张，似应另筹米款拨抵。查凤阳、湖州、淮安等处帮，应支一半本色，从前亦行系全行折给，经前漕臣杨锡绂、德保、鄂宝及臣等先后题奏，改拨本色在案。今臣饬据江浙两省粮道，详米款别无余剩，惟思藩司衙门地丁南米等项米款繁多，向于支放兵饷之外，多有余剩。或系折价报拨，或系变价充公，似可改为各帮本色之用。但所余数目若干，是否足敷拨，臣衙门无案可稽。可否仰恳皇上天恩，俯念米粮 时价不同， 运丁渐滋 疲累，敕下各该抚臣，率同藩司粮道，确查每年额徵各本色米款内，如有本款支剩，以及存贮变价之米，即照各该帮应支一半本色之数，改拨应用，仍将各帮应支折价，解归藩司抵款，一转移间，民赋不加，库项不碍，而运丁得受本色之惠，永无疲乏之虞，颂皇仁于勿替矣。

第二件　福康安等奏折底稿

协办大学士、闽浙总督臣福康安，福州将军臣魁伦，福建巡抚臣徐嗣曾谨奏，为熟番募补屯丁酌议章程仰祈圣鉴事。

窃照台湾熟番向化日久，当逆匪滋事之时，各社番勇随同官军打仗杀贼，颇能出力。钦奉

谕旨，令臣等悉心筹酌，将此项熟番充补额兵，实为绥缉番黎、捍卫边圉之至计。臣等因戍兵，仍请照依旧制换房(防)，另将熟番挑募屯丁，酌拨近山未垦埔地，以资养赡。先经附折具奏在案，兹将应行厘定章程，仿照屯练之例，逐一胪陈。

一、屯丁人数应按番社酌挑，令其就近防守也。查全部熟番，通共九十三社。台湾县属番民自数百户至数十户不等，约可挑选壮健兵丁四千名，分为十二屯。大屯四处，角屯四百人，小屯八处，每处三百人，作为额缺，毋庸另设屯所，即令在本社防守地方，稽查盗贼。其户口较少之社或数社并作一屯，或附入近处大社，庶番民等不致远离乡井，而校验调派亦易于齐集。至各屯相距之地，道理(里)难以适均。台湾县所属番社，不过数处，不能多设屯丁。然台湾县地界本狭，郡城设有重兵，足资弹压。惟南北两路近山，险要甚多。淡水一厅，尤为辽阔。原拨熟番，在隘口搭寮防守，名为隘丁。零星散处，不能得力，应酌量地势情形，按照番社多寡，分别设屯，与各处营汛官兵声势联络，则稽察巡防自可倍加严密矣。

一、各屯番丁宜设立屯弁，以资管辖也。四川屯练兵丁，额设屯土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官一百余员。今台湾番屯弁目无需似此之多，祗应仿照其例量为设立。查各社原有民人充当通事，管理一社之事，代为交纳社饷。但此等通事积年充役，系地方签派，本非番人同类，未便用为弁目。内择其曾经打仗出力及番社素所信服者，如岸里社潘明慈之类，拣选拔补于南北两路额设屯千总二员，统领番众，屯把总四员，分管各屯。大小各屯每处设屯外委一员。花名图册交理番同知稽核。仍将各屯事务交此路协副将，南路营参将就近管理。该番等素娴技艺，非招募新兵可比，应请照川省屯练之例，毋庸归营操演。点验屯丁、拔补屯弁等事，统归台湾镇总兵台湾道管辖，详报督抚给与札付，报部存案。经管六年后，如果董率有方，曾著劳绩，由镇道核明，详报督抚，加一级赏给职衔，以示鼓励。倘所管内有生事废业之人，及苦累番众情弊，即行咨革究处。遇有事故缺出，仍拣选番社悦服之人，详报拔补。

一、屯丁屯弁毋庸筹给月饷，应酌拨近山埔地以资养赡也。台湾东界内山本多旷土，乾隆十五年暨二十三年节经勘定界址。奏请禁民越垦，准令熟番等打牲耕种，以资生计。无如游民聚处日多，越界佃耕，渐成熟业，以致争夺滋事控案甚多。前经富勒浑奏明，专委镇道，确切勘丈，尚未详报，即值逆匪滋事。现经臣等提卷核查，共计丈出已垦埔地一万一千二百甲，均应查明民垦、番垦，分别升科办理。此外尚有未垦荒埔五千四百四十一甲，又四十八、五十一等年漳泉械斗及互控结会案内，抄没翁云宽、杨光勋等入官埔地三千三百八十余甲，统计抄没未垦及入官荒废埔地八千八百余甲，均属界外之地，逼近内山，任其荒废地利，既属可惜，而愚民趋利如鹜，亦难保无越境私开情弊，应请将新设屯丁四千名，每名拨给埔地二甲，千总每员十甲，把总每员五甲，外委每员三甲，令其自行耕种，责定地方官勘定界址，造册绘图通报立案，以备稽查。屯丁出缺，既挑其子弟充补承受田亩，如有私行典卖者，照律治罪，追赔契价充公，其地仍归番社。再查台湾各社，向例交纳社饷，所种田亩租赋，蒙恩概免征收，所有拨给埔地，应照番田之例，免其纳赋，以示体恤，毋庸另行筹给月饷。

一、清查已垦埔地，以定界址也。查台湾东面倚山，地方宽广，从前因淡水、彰化二处垦辟日增，另行画定界址，设立土牛，禁止奸民越界占垦，免滋事端。乃因生聚日繁，民人私向生熟番佃地耕种，价值稍轻者谓之租赎，价值稍重者谓之典卖。熟番等归化日久，渐谙耕作，祗以业经典卖与民无由收赎，是以各处番地，不特嘉义以南多有侵越，即淡水等处续定土牛之界，亦成虚设。臣福康安追剿贼匪时周历全郡，所过近山地方、良田弥望，村落相联，多在舆图定界

（下转第 118 页）

⑲沃尔什《历史哲学》,转自刘昶《人心中的历史》,页 176,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⑳(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日)奥村哲《中国最近对民国时期经济史研究的动向》,转自《近年来国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 年第二期。

(上接第 104 页)

之外,旧设土牛并无遗址可寻。从前设立时不过筑土作堆,潦草塞责,本非经久之计,此时若不将埔地彻底清厘,事过境迁,界址必滋淆混。臣等悉心筹酌,除未垦埔五千四百四十余甲拨给新募屯丁外,已垦之一万一千余甲,自应分别办理。查台湾征粮则例,仰蒙皇上优恤海外民番,恩施格外,于民田则薄征租赋,于番业则概免陞科。兹查民人租贌之地无多,原系民为佃户,番为业主,自应同番社田亩一体免科。其业经卖断与民者 既非番业,即应令民户一体报陞。第民买番地之后,所费开垦工本原多,又有每年抽给番租之例,若在(再)征收本色,民力未免拮据。应照同安县下沙科则按甲计亩征银,免其纳粟,仍出示晓谕番社,使知租额无亏,俾得永资生计。民人等藉有纳赋明文,世守其业,亦可永杜争端。其集集埔、虎仔坑、三貂、琅峤等处接壤生番,私垦田亩甚多。此等偷越民人,本应遂加惩治,惟念开垦以来,与生番日久相安,并无事故,一经驱逐,沃土既须抛荒,而游民又无归宿。应请照新定民卖(买)番地之例,一概升科,免其查究。此时正值农忙之际,未便纷纷履勘,应令该处民番,将租贌典卖地亩先行呈报,一俟刈获登场,臣徐嗣曾专委大员前往抽查,分别办理咨部存案。自此次清查之后,即以所垦地方为界,竖立界石,大书深刻,俾人一望而知,仍交与巡视台湾之将军、督抚、提督及地方官等不时周历巡查,有越界私垦,即行从重治罪。

一、屯丁习用器械,应令自行制备,报官查验也。查番民打牲、捕鹿,所用标枪、马枪、竹箭,器械不一,均属犀利。即如岸里社番善用鸟枪,随官兵打仗杀贼,最为贼匪所畏。一切器械均可毋庸制给。但现在严禁民间私藏军器,屯兵所用枪箭,亦应官为点验,以备稽查。所有新设屯丁四千名,不必照禄(绿)营之例,拘定鸟枪兵若干名,弓箭兵若干名,祗以该番素习器械为准,呈报总兵,逐加印烙编号备查。每年令总兵巡查之后,点验一次,如无火烙印记,即照民人私藏军器之例,一体治罪。

一、屯丁徭役酌与优免,以恤番力也。查台湾各社熟番,质朴循良,最堪怜悯。从前文武员弁出差巡察,无不调拨番兵,背运行李,其余如地方兴筑,递送公文等,亦皆社番应役,其劳苦急公之处,较之台湾民人不啻数倍。今既挑补屯丁,各令在要隘地方,分屯防守,遇有搜捕盗贼等事,又须听候征调,所有一切徭役,应请免其承应。其未补屯丁之番民,亦祗令递送公文,不得以私事役使。倘地方文武及理番同知不加体恤,有苛派扰累之事,令该镇道实力访查,严行参究,以上各条,谨就臣等管见所及,悉心筹议,是否有当,伏乞皇上睿鉴施行。

(待续)